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八

碑文

實勝寺碑記

去歲夏視師金川者久而弗告其功且苦酋之恃其碉也則創為以碉攻碉之説將築碉焉朕謂攻碉已下策今乃命攻碉者而為之築碉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者全無策矣為之憮然因憶敬觀

列朝實録開國之初我旗人躡雲梯肉薄而登城者不可屈指數以此攻碉何碉弗克今之人猶昔之人也則命於西山之麓設為石碉也者而簡佽飛之士以習之未逾月得精其技者二千人更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為經畧統之以行且厚集諸路之師期必濟厥事賴天之祐大功以成此固經畧智勇克兼用揚我武酋長畏威懐德厥角請命是以敵愾以往者率中道而歸竊恨未施其長技有餘怒焉記不云乎反本脩古不忘其

初雲梯之習猶是志也而即以成功則是地者豈非綏
靖之先聲繼武之昭度哉因命於碉傍就舊有寺新之
易其名曰實勝夫已習之藝不可廢已奏之績不可忘
於是合成功之旅立為健銳雲梯營並於寺之左右建
屋居之間亦依山為碉以肖刮耳勒歪之境昔我
太宗皇帝嘗以偏師破明十三萬衆於松山杏山之間
歸而建實勝寺於盛京以紀其烈夫金川蕞爾窮番豈
明師比然畧昆明而穿池勝僑如而名子其識弗忘一

也漢書訓碉作雕碉為石室而雕則若雕鶚之棲云者
皆非是蓋西南夷語彼中呼樓居其音為碉云爾

重建

壽皇殿碑記

予小子既敬循
壽皇殿之例建
安佑宮於圓明園以奉
皇祖

皇考神御重垣廣墀戟門九室規模畧備而歲時朔望
來禮壽皇聿瞻殿宇歲久丹雘弗煥且為室僅三較安
佑翻遜巨麗予心歉焉葢壽皇在景山東北本明季遊
幸之地
皇祖常視射較士於此我
皇考因以奉
神御初未擇山向之正偏合閟宫之法度也乃命奉宸
發内帑鳩工庀材中峯正午磚城戟門明堂九室一仿

太廟而約之蓋安佑視壽皇之義壽皇視安佑之制於是宮中苑中皆有獻新追永之地可以抒忱可以觀德傳不云乎歌於斯哭於斯則壽皇實近法宮律安佑為尤重若夫敬奉

神御之義則見於安佑宮碑記玆不複述惟述重建本意及興工始末歲月蓋經營於巳巳孟春而落成於季冬上澣之吉日云敬作頌曰

惟堯巍巍惟舜重華

祖
考則之不競不絿叶仁漸義摩
祖
考式之宏
仁皇仁明
憲帝憲小子職之是繼是繩叶曰明曰旦小子悳之天
遊雲殂春露秋霜予心惻之
考奉

祖御於是壽皇予仍即之製廣向正 叶 爰經爰營工勿亟之陟降依憑居歆攸寧羮墻得之佑我後嗣緜禩於萬𣪚萬億之觀德於茲無斁畔援永欽識之

碧雲寺碑文

西山佛寺累百惟碧雲以閎麗著稱而境亦殊勝岩壑高下臺殿因依竹樹參差泉流經絡學人瀟灑安禪殆無有踰於此也自元耶律楚材之裔名阿利吉者捨宅開山淨業始構明正德中稅監于經爲宅窆計將以大

作功德而寺遂廓然煥然至魏忠賢踵而行之奢僭轉甚夫奉佛者不廢莊嚴要以清淨為本如梵夾所載人天供養窮極珍異皆本清淨為莊嚴也否則汙法席而玷山靈何福田利益之有雖山體常新如如不動初無纖毫增損而自人事觀之有足慨者當明政不綱椓人專恣鬼神為之怨痛猶欲佞佛以求庇於地下而為其上者方且假以寵靈錫之題額若惟恐其香火之不延宅兆之不固厥後罪惡貫盈刑誅踵接而穢跡之標揭

於林莽間者迨易世迺克剷除追惟末造誰實尸之斯足為車鑒也已朕駐蹕靜宜園時過此寺樂覲林壑之美而念古剎之有待於護持也爰命重加整葺喜其滌瑕盪穢而復為淨域因筆之於石用垂戒焉

金剛寶座塔碑文

昔如來成等正覺必坐菩提道場蓋法王人王有世出世間之異而居尊御極其理則同故寶座莊嚴所以正天人師之位也佛威神力能使六種震動而當其初轉

無上法輪轉一切天人所不能轉則地為普動以應之惟道場安立之區常住不動其地乃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上極金輪下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如須彌之隠於沙界而露其巔去来諸佛並於此坐而入金剛定以是名金剛座焉摩揭陀國鉢羅笈山聖蹟彰明諸方信嚮佛滅度後座隠不見諸國王乃以銅觀自在像南北標識其處厥後又仿浮屠之制范金為座以便供養平臺特起周帀嚴淨象道場廣輪之所極也五塔岳峙

各具寶相象物之徧歷四隅而常依止中座也西域流傳中土希有乾隆十有三年西僧奉以入貢爰命所司就碧雲寺如式建造尺寸引伸高廣具足勢同地涌望擬天游賢劫祖庭實在於是夫塔廟之設類以藏舍利齒髮為過去崇奉地耳此座獨表法王御世之初威德尊勝若是其靈異顯著將人天瞻仰恍如佛日之方中而神力之所加持固有歷劫不傾者成此善果因備述其緣起云

香界寺碑文

香界寺在香山迤南故為平坡寺不知其所由始蓋古刹也其後名聖感寺康熙中僧海岫薰脩於此經營十載重事鼎建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再幸其地賜

御書榜額且

製碑文勒石紀焉閱今數十年丹青剝落庭宇且就荒寂朕駐蹕靜宜園間於幾暇游覽近地偶叩禪扃瞻仰

宸翰雲霞暉麗照灼猶新剔蘚捫碑具悉始末因出内
帑命將作撤而新之易其名曰香界夫西山巖壑幽邃
峯岫環暎林泉烟靄隨處具有佳致精藍梵宇遠近相
望皆足為名山增勝槩而朕意所存自以
皇祖經臨永貽
神蹟香林法界允宜敬謹護持又不獨智仁山水之樂
云爾爰刻文碑陰以誌歲月

梵香寺碑文

朕既於勇健營旁近建寶勝寺其南有梵香寺者亦古招提在西山諸剎中未為宏麗而爽塏不下寶勝爰命所司以餘材飭而新之為衆生利益在昔佛告精進菩薩摩訶薩受持法華成就八百鼻功德以是清淨鼻根聞於三千大千世界上下内外種種諸香皆能分別又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悉飽衆會夫禪那脫離塵垢腥濁眼耳鼻舌身意常滿清淨妙香所住世界安隱快樂舉成華藏世界海中 妙華光香水海

隨身衣食無非清淨是為梵香法界以是因縁發大慈悲顧以清淨妙香普度恒河沙數衆生舉登安樂壽命世界永離刀兵腥穢一切苦惱以所被香祴為衆生本分衣舉得温適所飽香積為衆生本分食舉得饜飫從上諸佛普證是言散柟檀沈水及千萬種華香於三千大千世界齊須彌山為佛供養與此功德初無有二用刻堅石傳示未来歷無盡際

重脩惠濟祠碑

經國之務莫重於河與漕而兩者必相資而成曩者東南之民數罹河患矣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亶天縱之神明乾包坤絡瞭列指掌清蹕屢勤比隆神禹開示方畧神契龜從用詒萬世無疆之休河臣禀受

聖謨罔失尺寸若隄若遥隄若縷隄若月河若引河若壩若堰若牐措必其要用必其時河奏安瀾民無昏墊成績彰灼五紀於兹天庾陳紅雲帆直達厥包織篚琛

賫南金公私百貨之需船輸艦載楫交津渠溯前代南北運道逆河而上者五百餘里明季開泇河避黄河之險者三百里越我朝康熙年間開皂河以通泇復開中河以通阜漕艘出清口絶流北入中河浮于黄者僅七里遂盡避黄河五百里之險漕之利無過此時者黄河自積石龍門逕豫徐東下挾淮泗交流入海勢湍悍不可禦泥濁易閼漕艘渡江達淮黄河亘其衝其入中河也必資於黄治之之道以清淮迅激蕩滌之俾無壅沙

河恒强淮恒弱則潴洪澤之巨浸以助之交會於清口是為運道之樞紐河防之關鍵導河乂淮利漕舉繫於此溯河迤下游郡縣數十城郭田廬皆恃以為命司水土者恒惴惴焉清口治而河與漕胥得其理矣清江浦之涘神祠曰惠濟鼎新於雍正二年靈貺孔時孚應若響過祠下者莫醴薦牢靡敢弗肅乾隆十有六年朕巡省南服瞻謁庭宇敬惟神功庥佑宜崇報享命有司鳩工加煥飾焉夫名山大川精氣磅礴必有神焉主之經

國大政芘賴生靈必有神焉相之其顧享者必其有勤民敬事之忱者也苟隳廢事而瘝厥官或穿鑿自用而失其故有弗干譴怒而罹其罰者乎政罔弗脩無貽神羞敬舉乃職神錫爾極惟神式憑庶永底寧勒文貞珉用諗河臣遂為迎神送神之歌辭曰

河之來兮天上晧晧盱盱兮無與抗瀰瀰兮清淮滙淪漣兮河流湝湝峩巨艑兮橫中流望靈旗兮澹淡游桂檝兮荃橈紛弭節兮蘅皋絙經兮考鼓俎肥牷兮式歌

且舞神格歆兮福女　千夫邪許兮搴長茭舉金隄兮障彼樂郊鄂舟容與兮吳榜交溯長川兮利濟轉玉粒兮時攸賴洪濤伏兮神式沛簫管競兮應櫂歌神之留兮祥飈和紹平成兮恪蕆事飫苾芬兮虔報祀靈河翁兮福萬世

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碑記

欽惟我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仁善性生惟慈

惟懿母儀天下尊極域中粤乾隆辛未之歲恭遇
聖壽六袠誕辰朕躬率天下臣民舉行大慶禮奉萬年
觴敬效天保南山之義以甕山居昆明湖之陽加號曰
萬壽山建梵宮命之曰大報恩延壽寺殿宇千楹浮圖
九級堂廡翼如金碧輝映爇香燈函貝葉以為禮懺祝
嘏地朕惟人子之於親恩罔極則思報之心與為罔極
而報恩之分恒不能稱其思報之願凡所為祝釐頌嘏
脩香光之業開法喜之筵於中報曷能以毫髮數亦隨

時隨地致其愛慕誠悃云爾我

聖母至仁廣被如大雲起雨一切卉木藥草隨分受潤

慈心善質自足以緝純嘏集遐福盛德之致福永年固

有不求而至焉而茲復以祗陀布金之園為濯佛報恩

之舉金盤炷日則光照雲表寶鐸含風則音出天外法

鼓洪響偈頌清發於以歡喜讚誦不更有以廣益福利

緜遠增高為

聖母上無量之壽哉自今伊始其以茲寺為樂林為香

國萬幾之暇親奉
大安輦隨喜於此前臨平湖則醍醐之海也後倚翠屏則阿耨之山也拓提廣開舍利高矗則琉璃土而玉罳臺也散華葳蕤流芬飛樾栴檀之香遡風而聞迦陵之鳥送音而至我
聖母仁心為質宗信淨業登斯寺也必有欣然合掌喜溢
慈顏者亦足為承懽養志之一助且山容清淨貞固恒

久寶幢金刹日月常新藉茲山之命名申建寺之宏願
春暉寸草之心與俱永焉爰為之記并依般若四聲作
祝頌曰
佛言慈善根廣受諸利益如纅能藉玉如磁鮮吸鐵又
言布施力指期得果報如尼拘類樹歲收實數萬洪惟
我
聖母聖善實性生至仁蔭世界慈氏再出世譬猶黍谷
吹葭管繞一動萬物盡和煦藹然遊春温以此無量德

致彼無量福五福壽㝡先壽量不可說我欲報罔極亦復何以加寶篆鏤精璆瓊册鐫華玉緊聞香光業供養利入天堪以無礙施廣益無量壽遂効呼嵩祝耆闍崛移来更闢甘露塲祇樹園布就青鴛大蘭若堂殿八九重鐵鑠界百道鈴鐸半空響後有舍利塔直上凌虛空高懸金露盤去地百餘丈中為無垢地處處白銀塔塗壁百品香窣地七寶飾堂堂蓮華座寶相何莊嚴湧現白毫光圓容規滿月其餘大菩薩羅漢及金剛金縷伽

梨衣各各端正在寶剎初告成
聖壽聿屆臨緣幢華蓋中處脩佛頂會以何備供養新鮮五莖花摩勒果萬枚伊蒲饌千斛又何備供養五緣氊氍毹新羅紫金鐘祇洹青玉鉢環繞禮法懺膜拜復唄誦牟尼一串珠徧緒榆欓函轟轟法鼓震琅琅銅鈸響薝蔔散馥郁慧燈發光明維時十方界無不生歡喜龍天八部中一聲齊讚歎天女散香花衆花紛紛下拈花處頂禮敬上無量壽亦有大迦葉如聞緊那弦起作

小兒舞敬上無量壽㝡後如来佛降自忉利天手持千葉蓮敬上無量壽

聖壽本無量更有無量加無量復無邊萬萬千千歲以兹福德地常作快樂園時駕紫罽車来此一隨喜喜林大蕊鬱樂樹高婆娑四望種福田三界選佛地朝朝承

聖歡歲歲奉

慈輦延此無量壽敬報罔極恩

御製文初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九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十九

碑文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葷粥獯鬻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驒奚雖無恒業厥有分部盖自玄黄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為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

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材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

據西海終明世為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强吞噬鄰蕃

闌入北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遯跡

毋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

僅保伊犁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

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

凌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和

卜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德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淩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暴殘喇嘛達爾扎簒奪之達瓦齊又簒奪喇嘛達爾扎而酗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

凌等率數萬人来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
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来歸朕謂来者不可
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
方来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
慰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
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
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
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

用其鋒而觀厥成即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
禡旗命將之典槩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為之耳塞上
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禡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
馬未肥則不能遯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
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起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
乃大雨咸以為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拓克携
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
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

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斫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阿竒木霍集斯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大勲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天也然

天垂佑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為之夫明於事後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一二有能為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以為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犂大幹之西匯今伊昔仡外羈縻絛支之東大

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潄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邉亿日薫風不侵不距不来其那欵關求市亦不禁訶始慕希珎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恢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如宋明和市之為旣知其然飭我邉吏弗縱弗嚴示之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飄忽荏苒夙沙革面煎鞏披忱集泮飛鴞食黮懐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膝前面請願効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

鼂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
卜吉牙旗飄颺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涌於磧蕪茁於
路我衆懽躍謂有
天助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黄髮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
齊波羅塔拉台吉宰桑紛紛欵納牽其肥羊及馬湩酒
獻其屠耆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
愉衆情衆情既愉来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
據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掄二十

五曰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郛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横鞺鞳槖角鹿埵隴種東籠自相狼籍孰敢攖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兇渠斯得露布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蕆功荷

天之貺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

禡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

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諶今隨師行為師候尉昔時準夷日戰夜征今也偃卧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今伊始安爾遊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之碑

惟

天盡所覆俾我皇清罔不在宥惟清奉

昊天撫薄海兆庶悉主悉臣叶

太祖

太宗

世祖肇基宅中皇耆其武

聖祖

世宗覲光揚烈克臻郅隆逮予藐躬思日孜孜期四海同風洛汝準噶爾叶亦蒙古同類何自外携數世梗化簒奪相仍碩仇其下厥達瓦齊甚毒於酲衆心疧疧如

苗斯蠢如虺斯螫衆口嗷嗷視爾嗷止予焦勞止期救
不崇朝止視爾疷止予噫嘻止亟出汝塗泥止迺命新
附爾為先鋒熟悉其路迺命勁旅携數月糧毋或掠擄
師行時雨王旅嘽嘽亦無潦阻左旋右抽王旅渾渾既
暇以休烏魯木齊及五集賽度之折折台吉宰桑迎降
恐後奚事谷吮波羅塔拉闉爾奇嶺險如闒闔倒戈反
攻達瓦齊走旦夕塗窮回部遮獲彼鼠斯喙地入無隙
露布飛至受俘午門爰貸其罪自今伊始四部我臣伊

犂我守叶曰綽羅斯及都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封四可汗衆建王公遊牧各安寧桑公臣屬我旗籍誰汝苦辛爾恭爾長爾孳爾幼徐以教養爾駝爾牛爾羊爾馬畜牧優游分疆各守毋相侵陵以干大咎齊禦外域曰布魯特越哈薩克醉飲飽食敬興黄教福自天錫伊犂平叶矣勒貞珉矣於萬斯年矣

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

格登之崔嵬賊固其壘叶我師堂堂其固自摧格登之

截薛賊營其穴我師洸洸其營若綴師行如流度伊犁川粤有前導為我具船渡河八日遂抵格登面淖背巖藉一昏冥曰擣厥虛曰殲厥旅豈不易易將韜我武將韜我武詎曰養寇曰有後謀大功近就彼衆我臣已有成辭火炎崑岡懼乖皇慈三巴圖魯二十二卒夜斫賊營萬衆股栗人各一心孰為汝守汝頑不靈尚竄以走汝竄以走誰其納之縛獻軍門追悔其遲於恒有言曰殺寧育叶受俘赦之光我檳度漢置都護唐拜將軍費

略勞衆弗服弗臣既臣斯恩既服斯義勒銘格登永詒億世

普寧寺碑文

乾隆二十年夏五月平定準噶爾冬十月大宴賚四衛拉特部落舊附新歸之衆於避暑山莊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輝特曰和碩特四族台吉各封以汗王貝勒貝子公若而人其無隸屬之宰桑則歸之公如內八旗外四十九旗喀爾喀四部之例至是而內外一家遐邇

同風之言允符昔我

皇祖之定喀爾喀也建彙宗寺於多倫諾爾以一衆志

式循

舊章建普寧寺於山莊之北麓而為之記曰

皇天有輔德之私

至聖有越世之度君子有見幾之作兆人有可格之誠

我國家撫有衆蒙古詎準噶爾一部終外王化雖庸衆

有感之不知畏惠之不知懷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

其然豈其然哉以我
皇祖
皇考聖德神功經文緯武其於眞伊犁勒銘格登山朝
四部落之衆而錫之爵賜之幣式宴陳舞可汗起奉酒
稱萬壽如今日者何難默契
大造意若有待是以導養時晦垂成弗爲予小子敬承
乾佑以爲不可失者時遲徊觀望寧
二聖付託藐躬之意且此山莊即

皇祖歲時巡覲諸蒙古賓客之所也越三十年而克見
準噶爾之衆咸覲於此豈非
皇天無私惟德之輔
至聖之度越世先知而見幾君子之作予亦不敢不勉
衛拉特之衆豈終不可格以誠哉蒙古向敬佛興黄教
故寺之式即依西藏三摩耶廟之式為之名之曰普寧
者蓋自是而雪山葱嶺以逮西海恒河沙數臣庶咸願
安其居樂其業永永普寧云爾復依普賢世界品而述

偈言

抖贊轉輪王　功德甚深大　造寺於西域

其名三摩耶　逮今千歲餘　願海裝嚴就

肖彼須彌山　巍閣凡三層　日月在兩肩

地金水風輪　其內小鐵圍　大鹹海水滿

持地障礙山　馬耳及善見　擔木並持軸

持雙凡七山　其中乃香水　其上堅手天

持鬘及恒憍　四天王所住　復有四方天

其數各以八　中乃忉利天　善見帝釋宮

欲界四天子　色界無色界　次第居其上

東曰勝神洲　小勝及勝勝　左右以次住

南曰贍部洲　妙拂並小拂　左右以次住

西曰牛賀洲　行道將小行　左右以次住

北曰俱盧洲　最勝復謟勝　左右以次住

供養佛無數　如普賢願海　復為四色塔

義出陀羅尼　四智標功用　懿此避暑莊

古佛所游歷　較彼衛藏地　佛土無差別
有来衆蒙古　及新衛拉特　咸敬黄教人
爰作大利益　肖彼三摩耶　為奉天人師
作此曼拏羅　嚴潔身口意　依法香泥塗
一切皆清淨　香花供養具　法螺法音聲
轉無量法輪　聚無量法衆　誦無量法寶
作無量法事　我聞普賢言　華藏莊嚴海
是毘盧遮那　往刼修行處　種種寶光明

大雲徧一切　捨身等塵刹　以昔願力住
徧十方國土　出菩向菩提　方便示調伏
世界所有塵　一一見法界　現佛如雲集
此是如来刹　大願周法界　一切化羣生
莊嚴從此出　西土及震旦　究竟無同異
衆生皆安隱　蠉蠕動肖翹　遂生明佛性
稽首天人師　普賢行如是

玉泉山東嶽廟碑文

東嶽為五嶽宗德發揚詡萬物出雲雨以蕃殖嘉穀阜成兆民伊古以来秩視三公載在祀典尚已顧天門日觀去京師千里而遠歲時涖事職在有司方望之祀非遇國家大慶及廵狩所至未嘗輙舉是以郡邑都會往往崇廟貌以奉苾馨夫亦以東方春生之氣貫於四時明靈肸蠁無往弗格祝釐祈禱誠應響捷如生氣之於物肖翹跂喙洪纖蟣惡無不畢達固非特巖巖具瞻表望齊魯而已京師之西玉泉山峯巒窈窈深林木清瑟為

玉泉所自出滋液滲漉澤潤神皋與泰山之出雲雨功用廣大正同爰即其地建東嶽廟凡殿宇若干楹規制崇麗以乾隆二十有一年工竣有司以立碑請稽古制四望無廟祀然周官小宗伯所職四望有兆典祀掌外祀之兆皆有域又山虞祭山林則為主曰兆曰域曰主皆欲神有所憑依而致其昭格也近代既有象設則立廟以祀尤洋洋顯赫其致精誠以交於神明不益著歟夫七十二君封禪之說荒邈無稽而金泥玉檢登封岱

宗漢唐令辟尙不免侈為盛儀動色矜燿謂合於經所云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夫名山所在多有均為造化靈粹所鍾英奕若接東嶽之為泰岱人皆知之而不知山嶽之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精神布濩固無不之譬夫山下出泉隨地歕湧導之即達固不可謂水專在是則東嶽之祀於茲山也固宜是為記

浙海神廟碑文

浙西地瀕海扼其衝者先海寧次錢塘錢塘距海門尙

一舍而遠然天下言觀潮之竒者獨推廣陵之胥母盖
徽歙衆山水自新安江下至富陽而金衢嚴處數郡千
巖萬壑復滙入錢塘出海必得海潮逆之坌涌拗怒軋
盤盪𧷤然後流益急而軌益順故江之歸壑非濤不為
功然其北擊南蕩生民農桑之命繫焉斯恃塘堰為保
障漢書注始紀郡議曹華信作塘捍潮唐書捍海隄凡
二百二十四里宋元二史並誌表花諸塘之修築及石
囤木櫃之坊禦如世所傳斛土千錢之諺其勤且囏如

此雍正八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以海塘告成維

神効靈助順

特勅建廟海寧褒封秩祀用申昭報近海州縣不知有水患者二十餘年於兹然其時潮尚循北亹也乾隆辛未丁丑朕兩廵浙水登觀潮樓乃悉所為趨北亹而有軼則仁錢迤西害不可言趨南亹則蕭會諸邑之龕山者藩籬畧具猶間有陊嚙之虞比年来大溜直趨中亹

兩岸沙渾鱗起如左右引從民居其間川原膏沃可耕可桑曾不知白馬胥濤足以動心而駴目夫人之情久則忘而逸則淫今之居樂土安作息者非昔之日夜怵惕懼為魚之民也耶則我

皇考之深宮宵旰謀建塘以衛生靈與

明神之肸蠁垂釐嘉佑是邦其何可以弗紀觀潮樓當錢塘都會之地東瞻中亹為尤悉爰視海寧祠宇之例命守臣鳩工庀材崇象設而展時事夫元氣

濯輸端委相成無感弗假又何一二之可區分我因為

迎神送神歌俾肄之工祝以揭虔妥靈其辭曰

赭龕閟兮翼戶睒紫瀾兮滄嶼氷夷導兮江斐扈兩旍

毵毿兮金支中樹

神之來兮按部迴水犀兮萬弩虹隄一綫兮安堵福我

民兮於昭揚詡傳邑兮鼚鼓紛配藜兮神靈雨

右迎神

擘若木兮留暉櫊雲解駮兮葙霞罨幃鐔躅滌兮俎腯

哌肥聆繁會兮叶呼豨

神之去兮載祈波恬羅剎兮石平磯潤千里兮涵郊圻

引晦濁兮歸墟是歸式歆饗兮庶幾朝潮夕汐兮長無

右送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温之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

碑文

中州治河碑

國以民為本在知民莫達之隱民以食為天在防食致害之源害源不求食則無秋達隱莫知民則何依豫民之向隅也切體恤之悉為災之因潦也為驟剔之時則守土之臣曰胡寶瑔襄事之臣曰裘曰修二臣奉朕旨

不惜工不愛帑不勞民水用洩土計方上源下游以次就治撫臣胡寶瑔因民之請欲泐石紀恩而建亭以覆之朕維此繁文可勿事惟是斯民之利賴有宜垂示久遠者虞書言養民之政舉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禹之明德遠矣究其所設施則決川距海即繼之以濬畎澮距川周禮遂人掌邦之野有遂有徑有溝有畛有洫有涂有澮有道有川有路而稻人掌稼下地畜水止水蕩水均水舍水寫水而後作田古先哲王其納天下於在

宥兵農禮樂至一名一器之微皆纖悉為之制而必先之以水土之政此地平天成之所由基也水土之政不修食曷由出朕於四方水旱之告蠲振動以千萬計顧圖之於既灾之後不如籌之於未灾之前仰體

上天覆育元元之心罔敢暇逸以無負所付用康乂我億兆人民有司為朕分牧民之任者其亦體朕心以期於永永弗隳則朕之至願也至於齊徐淮海莫不分命臣工董司其事以疏以瀹尋源注委而豫居天下之中

黄河界其北淮瀆經其南平原髙壤無大陸廣川爲之瀦故尤爲難治今自滎澤以下遵汴渦沙汝諸水以流其惡其支分派别或隄以束之或淵以瀦之或引之使分或滙之使合曲之使有容直之使徑達爲水門以蓄洩之爲涵洞以吐納之朕後先宣示之旨及諸臣之疏具在兹不複叙爲叙其大指若是嗟乎豫之民其受困亦亟矣及朕知之始爲之易撫臣發帑粟興水利然救什一於千百其亦遲矣朕方抱愧之不暇而曰民感恩

乎其益增吾愧而已矣

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不可殛也天之所覆者人雖栽之不可殖也嗟汝準噶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為賊也彊食弱衆凌寡血人於牙而蔑知悛易也云興黄教敬佛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以人為食也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逭活也先是分封四部衆建宰桑四圖什墨廿一昂吉盖欲繼絕舉廢以

休以息也而何煽亂不已焦爛爲期終於淪亡胥盡伊犁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域也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爲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詳悉也以其反覆無常遲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非因禍而致福也是蓋

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既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定者詎宜復失也然屯種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默運惟

上蒼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是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所由作也

重修柏林寺碑文

京師名刹不勝紀而柏林寺以傳近雍和宮特著雍和宮者我皇考與慶潛邸也皇考祝釐

皇祖故於康熙癸巳施檀重修且請於
皇祖特賜萬古柏林之額若禪堂若經閣則皆
皇考寶翰後先輝映至自今又四十餘年矣塗之丹者日以剝構之聳者日以落爰以乾隆丁丑仲冬勅所司葺而新之逮戊寅長至訖工寶界莊嚴人天增勝攷寺之始剏也不著於圖志惟明正統間所存故碣稱元至正七年肇建乃其所援据僅出屋梁題字近時孫承澤春明夢餘録闕而不詳朱彞尊日下舊聞亦第載夏泉

金淣包琪輩故甞聯詠於此將謂希風蓮社則可若鄰林興起之縁不足引以爲重也夫史筞所傳天池躍龍之篇一名一物猶必鄭重愛惜被諸樂府垂示無竆玆也精藍翼然依光

聖蹟所以肯構而崇飾之者匪直表章緇素而已夫人之情雖善忘而孩提時事或不忘者以其見聞久而孺慕切也玆寺之葺其不可已者以此將作以礱石請故不徵象教言詮而書之重紀實也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常之功者則賴

昊蒼篤貺神運斡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勲並集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劼劬以底有成荷

天之寵在茲畏

天之鑒益在茲爰敘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成已事時也人心未定佐饔者嘗一蛾肆狂萬狙應響蜂屯蟻襍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為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既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為準噶爾所拘於阿巳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奇木俾統其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即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事前紀略見梗槩茲不複紀

紀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遣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携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勃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埸之力故能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免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僨轅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

軍兆惠以搜勦準夷餘黨至布露特部落已款服其衆因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奇木城下而我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猶强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搴旗退而築壘黑水固守以待

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

以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趱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㦸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參贊舒赫德輩率師進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回據險坐俟頗有難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參贊阿里衮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

暇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麕驚遁而保寙我之兩軍合隊全旅以迴阿克蘇此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叅贊明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内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及舊僕僅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颬寧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克渠函首露布遥傳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夫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為不廣屬國不為不多惟釐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

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逮定功
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
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衆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忘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

二酋偕德始亂為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既平𦍑

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戍設以噢以咻伊予本懷豈其

弗戢圖彼藐回彼回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

狙始攻庫車偩𣗥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為愧悖逆罪重

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

檄以定肉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

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馬強弩末矣以四百
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間信達都為之傷悼
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勑速援人同怒心曽不兩月賊
境逼臨賊境逼臨彼復徼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所出其
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攖大𩿙大騁如虎搏
兔案角龐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
期並進馬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
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

盡掠遺其都丸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賫表

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鍔温禺釁鼓

露布至都正逮初陽

慈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

予喜功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

惠施恩寰寓共喜古不羈縻今為臣子疆闢二萬兵出

五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之碑

粤稽回始肇自天方又名默克一曰天堂大食見元回鶻見唐是皆仿髴所傳弗詳惟我皇清撫有華夏血氣之倫均歸陶冶準夷昔强冥頑弗下恃厥險遠實梗化者獷貐其衆豺狼其羣以回為羊役以耕耘利其善賈三倍市欣拘二酋長處伊犂濱四大回城輸租獻賦騰格是供衛拉是懼繭絲奚堪溝壑已遽有面内心其何

能訴準夷既平羣回見天謂自今始飽食晏眠遣厥酋
歸撫爾土田生死肉骨詎疑變遷詎疑變遷德竟怨報
助我叛疆戕我使軺叶是用興師聲罪致討叶乃敢抗
顏蜩螗讙譟既侮厥外宜安厥內而何狂狙心焉昏憒
殺人為戲奪妻為穢大失衆心無不怨背三道並發四
甄齊攻酋知弗支自擄一空廿日之前駾走無踪爾雖
無踪我追[illegible]窮滔滔洸洸連戰皆克旦夕苟延遂入異
域異域畏慄舉旗助力腐鼠莫逋遂來獻馘二酋既殲

諸回永靖叶設官定賦去其苛政昔之諸回曉戰夜偵
今恬以嬉各保性命昔之諸回為準夷臣今語鄰封曰
天王民曰天王民誰汝苦辛藝爾稷黍孳爾子孫在昔
己巳爰平金川茲定回部亦己卯年歲符理紀瑞疊祥
駢持盈保泰惟懋慎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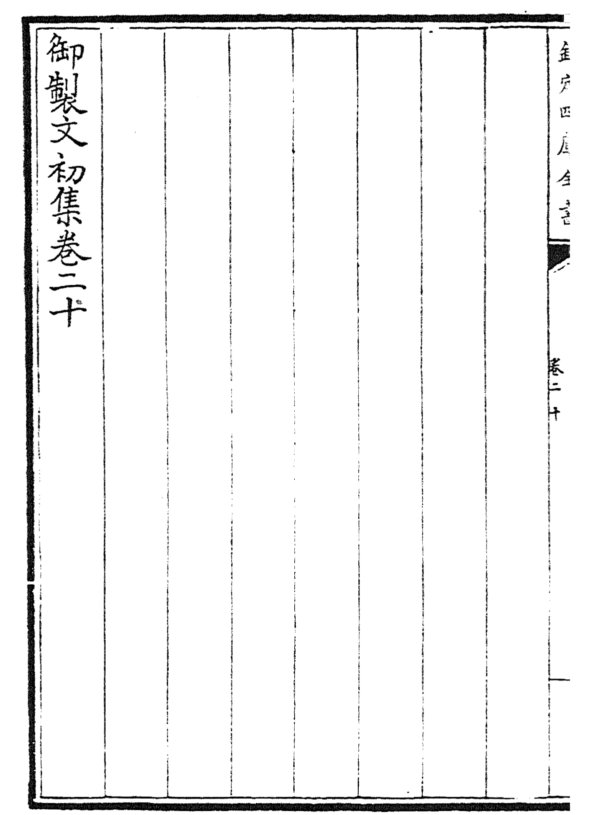
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兒之碑

機有視若失而反得智者之所憖而愚者之所惑也事
有初若勞而終逸壯者之所劬而懦者之所怯也若夫

定全回藏二酋戰無不克攻無不取皆二將軍及諸叅
賛以及行閒衆將士之力也然予亦有所深慰於其間
者則以五年劻劻宵旰運籌狎至實未敢偷安於頃刻
也幸我武保定庶因荅
乾貺慰
先志且以免浮議之指斥也伊西洱庫爾淖兒者我副
將軍富德等窮追二酋至拔達克山之界獲其降者萬
人二酋僅以身免而遣使索俘遂得獻馘振旅以成茂

勦也其地倚山臨水單騎可容而我突將無前四甄並發如入無人之域也賊衆首尾不能相顧豎我回纛以招之降者鋪崖以來霍集占持双止之或且反戈倒戟也是以二酋見事不成抜身遠逃駾突而喙息也先是蹙之於霍斯庫魯克襲之於阿爾楚爾無不以少勝衆抗亢擣堅桓桓之士真如驅虎豹而逐貍兎纏頭碩皐者流皆悅悅踉踉見即辟易也是以先聲異域駭其跳盪遮逆助順用攫重輜而獻兇級也我兵未深入抜達

克山境者則以討逆之師不蹂無罪之地姑遣使焉彼或曉逆順亦將擒獻是以將帥之臣審機度時我武少戢也卒蕆事而告成功則亦未為計之失也回部始末已見於勒銘葉爾奇木之碑辭不複綴也特紀者定之在茲是以誌歲月而刻石也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六十 集部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一

碑文

重修弘仁寺碑文

弘仁寺者康熙四年奉
勅所建移供鷲峯寺栴檀瑞相於斯我
皇祖再世如来現轉輪王相以金仙象教流傳資翊治
化因而遠溯靈跡俾人天廣利迄今垂及百年丹臒之

煥者日以剥龍象之獰者日以削敬惟開歲為

聖慈七旬大慶今歲又朕五十誕辰思所以繩

寶構祝

鴻禧者爰以孟陬之吉出内府帑重加修葺閲八月訖工展禮為讃有瑞紀庚辰重輪奐奇從辛卯肇胚胎之句葢誌實也朕惟君子體仁則為弘世尊闡仁則為能彼弟子之末轃師學者尚不識何為弘而何為能有似與仁背馳宜乎儒者之闢為異端矣我

皇祖内外一如本末共貫六十一年深仁厚澤普被蒼生則其弘也為何如抑其能也為何如此寺之建豈徒以人天福德供養世尊已哉經言世尊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然若以色見聲求即毘首天匠徒勞畫炭無有似處設諸淨信一舉念皈依亦得即覩百千萬億化身所謂即心即佛不可言同何況云異而彼優填王檹笵瑞相辟如日光月光本来圓滿一切衆生扣槃捫籥令將與操熒爝者求羲馭曷若引金燧以睎陽將與挹涓

句者擬望舒曷若懸方諸而衍潤矧爾時授記真容咸德自在乃者勝旛法鼓莊嚴端好非謂與諸天寳網種種供養無二無別以是助宣政教永闡慈仁即現無量壽身而為說法則猶我

皇祖上為

宗社延庥下為蒼黎祈祐之志而瑞相因緣詳著

皇祖御銘者此不復書

重修涿州石橋記

徒杠輿梁月令所著則橋之設與夫毀而修乃王政所必先而非浮屠氏漫舉因果利人所可同日語也涿州為畿南要郡萬方玉帛諸生計偕以及官吏商賈擕孥負販之徒往來所必經郡城北胡良拒馬二河滙焉明時各就其上建橋顧北方之水流無定橋建而河徙橋乃跨陸河則仍資舟楫與無橋同庚辰春允地方大吏請於舊橋南移建九空新橋仍築石隄下為涵洞廿有

二屬之城北門其舊橋之頹廢者葺之改為涵洞十八以洩夏秋霖潦通新舊橋隄長二百丈有奇至八月而工成大吏請為碑記以記歲月其辭曰涿之城誕拱皇京胡良拒馬自西東注厥初跨河橋營其所不合橋短而隄長北方水流無恒及齧隄隄敗橋反陸置往來之人嗟行潦以徂征隨墮者扶之堙者疏之俾水有就下之路而不與隄爭斯王政之一端以就舊材亦不大費司農或曰宮闈佈施或曰璫豎威福緬遺蹟猶致恨夫前

明君何為者乃若是焉宜彼社之屋吾於是凜殷鑒而兢兢

重修涿州佑濟龍神祠碑文

庚辰春命大吏重修涿州永濟橋橋東南故有龍神祠歲久並就隳剥飭工斤而新之越辛巳西巡旋蹕省視落成則行者利往来居者時蓄洩善夫人事集而神貺臻數典庶無闕也議禮家謂

龍之祀自史記朝那龍湫始顯其文不秩於三代殊不知經訓所載山川能興雲雨致神物以為民芘者民必祈而報之近至一坊一庸尸祝索饗惟恐後矧涿郡地列望緊當九畿之會而胡良拒馬二水渟涵敷欲用衍潤我神臯其必有以默相之也固宜或者疑有明己来水汎而橋圮匪一昔矣

神將奚妥焉諗之曰

神依無在無不在曩者祠與橋雖廢而

神之精爽固無不在也今者橋與祠成而必曰在是是
猶未知
神之無不在也然橋若祠煥然一新顧弗致精乎其所
式憑以蘄所為佑且濟者其可乎哉夫脩廢舉墜不可
以人事未集而壹聽諸
神其又可以
神妥於斯而不益懋夫人事耶則輿梁為政之句足深
長思已繼自今若蓄洩在居者往来在行者尚其善保

厥成以永孚於

神庥而可哉槁記緣起已詳茲因祠石請文書以揭之如此

寶勝寺後記

歲己已建寶勝寺於西山之下其緣起已見前記不復綴今賴

昊天垂佑

宗社篤祜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

一帶二萬餘里其外羈縻附屬如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拔達克山等部不與焉凡乘機決計信賞必罰奉天討罪藉衆集事諸大端具見太學之碑闢惑之論西師之詩亦不複綴兹記者寺左近健鋭雲梯營實居之營之兵是役効力為尤多故不可不旌其前勞以勸夫後進先是呼爾璊霍斯庫魯克之戰我師以少敵衆而賊據險伺隙故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畧覺旗靡鼓餒處得健鋭兵數十立其間則屹如堅城整而復進遂乃

斬將搴旗用成殊績蓋索倫兵馬射雖精以之馳突乘勝破陣無不如志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定其氣盛夫人出萬死一生為國宣力而為之君者事成而忽若忘獨何心哉朕豈為之哉自己巳設此營而辛巳即收其效不啻樹樹十年之得報是潛移默運有若

天授予亦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敬繩

祖武丕揚國烈瞿瞿惴惴惟盛滿之是懼猶初志也是

用重勒碑記之且肖喀喇烏蘇龍追之狀築堡其側歲時幸香山閱健鋭兵用寓尹鐸晉陽之意不亦可乎

重修朝陽門石道碑文

直省漕艘估舶帆檣數千里經天津北上至潞城而止是為外河引玉泉之水由京師滙大通橋東流以達於潞用以轉運者是為內河然外闊而內狹故自太倉官廩兵糈暨鄽市南北百貨或舍舟遵陸徑趨朝陽門以舟緩而車便南北之用有不同也其間輪蹄絡繹曳挽

邪許讙聲徹昕夕不休故常以四十里之道備水陸要衝而舊制初未甃石往往積涔成窪經潦作濘行者弗便馬雍正七年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

命工始建石道規方定則垂利數十載於今顧神臯理大物博民用不舍質之貞者日以刓理之緻者日以泐不亟治將隳

前功是懼爰洛將作都料以聞朕曰毋擲帑毋狭材帑

櫛是重糜帑也材狭是重糜材也時大臣董斯役者楮
橢為平易礫以整物備用良無坎無埕而石之斤舊佐
新者什不存四五矣計延袤六千六百四十四丈有奇
支戸部金二十八萬四千九百有奇經始於乾隆丁丑
十月越庚辰七月落成所司請為之記朕惟古王者成
梁除道若司空循邑遂師廵野諸令罔僅謂國家體制
宜爾盖深以息人勞珍物力使天下潛消夫湫隘耗僨
之氣無歉於書之所云會歸易之所云往来受福者而

天下肩摩轂擊轉相忘乎熙熙攘攘不過如庭斯域如徑斯覽馬耳則王道之大也豈煦煦然起一夫之蹶輿一車之杌若子輿氏所譏濟人為悅而已哉是地為國東門既食貨交會而修廢舉墜又立政之常經故於鐫碣無修詞惟申言重修端委所由且作亭覆之俾勿壞

重修廣寧門石道碑文

廣寧門在京城西南隅為外郛七門之一然天下十八省所隸以朝覲謁選計偕工賈來者莫不遵路於茲又

當國家戎索益恢悉荒徼別部數萬里輻凑內屬其北
路則徑達安定德勝諸門而迤西接軔聯鑣率由緣邉
腹地會涿郡渡盧溝而来則是門為中外孔道尤不與
他等乾隆丁丑十月勑所司重修石道以利行者至庚
辰七月乃竣於是上 遡我
皇考命工剏建時逮今三十年矣兹役也因舊阯修築
者一千九百八十四丈有奇又新道增築者四百七十
七丈有奇凡支帑金十三萬八千一百有奇崇

先制詔後来不可以無紀也系之辭曰

閶闔之門

天垣所直揭以杓携言歸有極

聖者法象度地經涂詎惟同軌在闉孰隃睹時垓埏日

就星拱巍闕中亘層闉外翬西南坤位利用安貞魚鑰

曙開蕩蕩由庚總總搏銜班班叱馭嘉此康馗叙其軰

互赤畿望緊放乎溢陬冠帶畢徠蠲面纏頭記

功伊始嵗臣辛亥辟涂塈茨逮兹卄載石不可轉亦劇

而刳冬皸洍涑夏齧潢汙大井之村廬溝是屬捄之鑿之為經緣督萬指蒇事帖妥弗敢廣則由舊而修益之其修幾何匪作繫述其益幾何居五之一里鼓中頊堠亭前遮胥爾遊聽若轃厥家予臨天下道在無頗夐哉壤歌何有於我

重修萬壽寺碑文

天純祐我函夏既屢豐錫美俾恬養引年越大濛䟽遊曶奭胥昄章昕牧躋之春臺是用大介盖貞元嘉會保

泰者兢兢乎千載一時而我
聖母皇太后七袠慶辰適逢斯盛朕將率億兆臣庶祝
嘏延洪以
聖節崇啓經壇莫萬壽寺宜爰勅內府丹堊即工視乾
隆辛未例弗懈益虔事載蕆系之辭曰維茲寺修建端
委曁諸天無量壽義著在前文者無俟繁稱矣畧記乎
則敬頌我
聖母愛民延禧之

懿訓以質言臚近事可予嚮者東南耆耉顒迓
安輿樹頜翹趾者相屬偶會偏隅賙賑朕上體
慈懷載稽撰日閱丙子而丁丑閱辛巳而壬午迨取道
展禮清凉則祥雲甘霈緼藹繽紛九寓奄觀倍稔揆諸
古德所云覺照佛心福利仁化何以加茲若乃西人攸
闢請師亟於捄焚拯溺朕荷
天
祖鴻庥寅承敢後每旁午犀畫稟命

璇闈備仰我
聖母始事之
勤劬與成功之
愷豫迄今流沙數萬里悉古烏孫大宛勃律于闐諸部
不啻優修羅之弓戟而亭以慧雲沃以法雨同登極樂
國土者我
聖母壽世無量之心一我佛壽世無量之心而朕額手
虔抃即願以無量萬世壽壽我

聖母者庶於是焉徵實可記也夫遂繹其旨而為之讃

我聞法王法不受轉輪轉調御大能仁安車濟五衍以

茲壽者相超劫長圓滿一萬二萬年迦葉那含闌至六

萬七萬毘舍拘留展次佛及初佛積萬乃無算同聲祝

聖慈金口宣元典壽世而壽身真實義斯踐佛云四部

洲玉燭平潦旱化日諸衆生各各得飽煖是名恒春國

有穀無不戩佛云彼羅剎種種方所限銷兵窮荒徼蒲

海壹清晏是名大須船淨域歸重趼

聖慈皆佛慈是諦叅密顯懽喜證人天三呼善哉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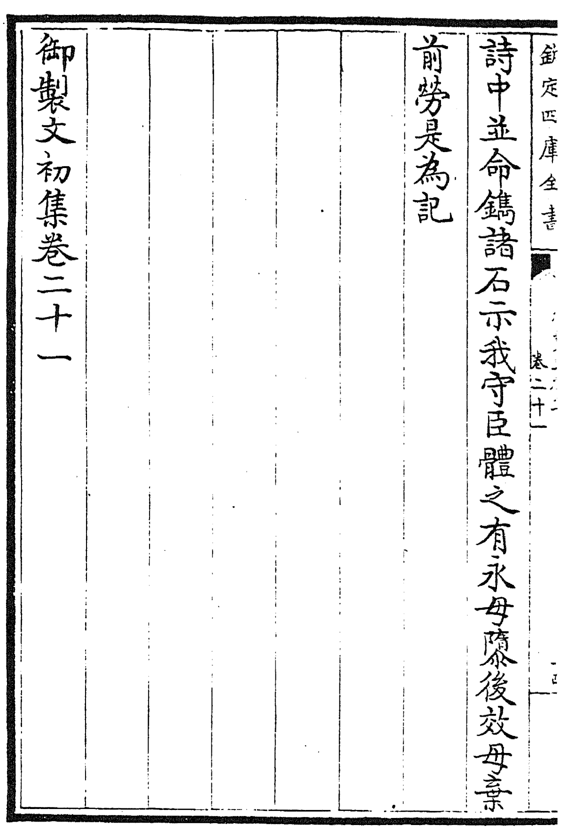
楊橋河神祠碑記

乾隆辛巳七月豫中秋霖大至河溢祥符黑堽口急命
侍郎裘曰修馳傳勘視俄而會城驟漲侵淫遂潰楊橋
隄奪溜賈魯河河臣張師載撫臣常鈞連牘以狀聞且
惶恐謝守土不謹朕曰爾勿棘爾分搃有界限惟豫艱
是圖寧為全河計乃者燕齊迤北並積潦淮中州而下
勢必張所過事乘障不已將釀南河患艱以上游之治

治今爾疆陂堰縱不戒未越宿而徐城暴長之水乃陡落庸渠非不幸之幸然爾時賈魯方演漾穎壽注洪澤湖日夜挾沙奔流淮病黃愈之病是不亟治上游而下游又烏可以不治治於時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尚書公兆惠就行在授指往董厥事而撫臣常鈞等方議盡塞南岸旁決之口徐興築楊橋隄𢝾哉旁口益堵即大溜益湍此何異醫者不察標本欲悉壅閉諸孔竅妄覬調停腹潰哉洛爾胡寶瑔爾早習豫河要害其再調

撫茲土汔贊有成洛爾高晉爾簡率江南練工弁卒繕畚挶茭楗先後佽助之爰廣代賑集厥力增薪值贍厥財其急衝之不能猝迴者親為按圖審度點筆為誌令鑿引渠釃河溜重臣覆奏至亦不謀脗合夫然後衆志齊而儲偫周工作以次就理斯役也漫口初止六十丈汕盤至二百餘丈視前此南河之朱家海張家馬路蓋三倍而贏自蠲除賑給暨別件營輯外計大工專支帑金三十萬有奇經始於九月一日合龍於十一月一日

為時甫兩匝月統勲等以程續罔稽導引時兼有返風之應宜建
河神祠并請須額勒碑用申貽報朕念洪河故四瀆之一而歷代遷徙不常雖神禹無由善其後豈非勢弛於日下補捄者必以爭上游為得筴歟自豫河決而復合其歲三吴沮洳之壤黄流順軌驀鼓弗聞以彼絜此差數瞭然可覩匪
神貺默臻曷以至是若朕宵旰勤求之苦衷具見誌實



詩中並命鐫諸石示我守臣體之有永毋隳厥後效毋棄前勞是為記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一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二

雜著

擬九歌十二首題莊子故事圖

姑射神人

雲龍蓰兮絙崇岡峯碕礒兮葉丹黃藐姑射兮名誰名若有人兮處其中冰雪肌兮綽約容乘雲氣兮御飛龍遊淩兢兮周八荒羌萬物兮被礴旁羨莫見兮增慨慷

庖丁解牛

徹膈鼈兮炮羔與安胡兮楚苗薦庖丁兮搦牛睇理解兮宗朝既踦膝兮倚肩乃奏刀兮騞然經肯綮兮未嘗況大軱兮是干繫游刃兮有餘地曷試思兮其始難

支離鼓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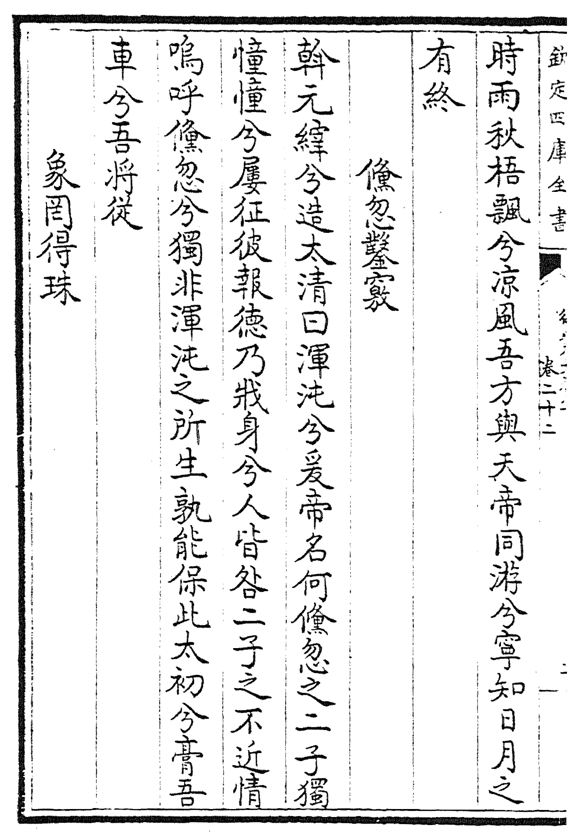
嗟若人兮形支離肩高頂子頤隱齊五管在上兮髀為脅其餬口兮以鼓筴無遠戍兮免常徭以病受粟兮養其身以不勞吾於是知神人之無用兮恒萬古而逍遥

壺子示機

神之子兮曰季咸期夭壽兮若神曷壺子之猶龍誕猶喻夫三淵雲出谷兮水行地彼寧知其誰何兮夫豈大瑰之有意鄭人之冥冥兮第未解夫四示詎吾宗之可常兮固知之人之未深思

列子食豕

歸來兮列子塞宅外兮不可以止忘糠缶兮漿觴知食人兮食豕既復朴兮紛而封馳萬物兮無窮春蘭滋兮



時雨秋梧飄兮涼風吾方與天帝同游兮寧知日月之有終

儵忽鑿竅

斡元綍兮造太清曰渾沌兮爰帝名何儵忽之二子獨憧憧兮屢征彼報德乃戕身兮人皆咎二子之不近情嗚呼儵忽兮獨非渾沌之所生孰能保此太初兮膏吾車兮吾將從

象罔得珠

赤水兮崑崙峯硱磳兮波沕淪君於焉兮爰猶駐芝盖兮華軒遺元珠兮屢索異哉象罔兮乃可以得余幼寳此奇琛兮年既老而不衰怳偶遺之若失兮幸屢索而得之吁嘻象罔兮得毋余嗤

輪扁斲輪

君讀書兮堂上臣斲輪兮堂下君之書兮古人臣之輪兮臣者疾則苦兮徐則甘應心得手兮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庸詎知臣言之非糟粕兮君幸恕臣之狂

顛

東施捧心

有美人兮山之阿溪若耶兮村苧蘿常病心兮若思矉雙眉兮脩蛾姱昦睩兮曾波彼何人斯强效為富閑户兮貧去之所以美兮彼不知貌假借者盍鑒茲

濠梁觀魚

撰良辰兮遊濠梁眄遡波兮風迴風流澹湛兮水草芳儵魚出兮游從容喚萋蓼兮之而張是魚樂兮爾我同

聊容與兮斯徜徉吾固知之兮於濠之上

痀僂承蜩

爰有人兮形痀僂居楚野兮山之幽仰叢薄兮枝相繚辟若槁枝兮曰承蜩天地之大有所弗知兮惟蟬翼之是求蓋有道兮不與萬物為儔吁嗟斯人兮羌得全於天者流

伯昏論射

覩君射兮信奇鄰至人耶然疑登高山兮巀嶭臨百仞

兮淵漪背逡巡兮足垂外揖君進兮君辭君於中兮殆矣抉弓矢兮奚為縱余目兮青天寄余神兮九圍永洎然兮自適歷萬劫兮不知

讀宋史徐積傳

予嘗讀宋史徐積傳載積孝行出於天三歲父死旦旦求之哀母亡廬墓三年哭不絕音又稱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未嘗不三歎史筆之難得而恠脫脫輩之無史識也夫叢冗委屑華而不實俚

而不文如是者皆不可以當史筆無是病矣而一字之褒貶不足誅奸回於既往發潛德之幽光則不能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史筆非難史識為尤難也故大惡大善雖細行必紀反經由權雖嘉言亦黜積也孝書其生事死葬之盡誠盡禮足矣不應以其不用石器與避石不踐之細行累孝子之大德夫積不用石器不踐石豈非以其觸父諱乎諱亦出於禮而吾直以為累孝子之大德者其亦有說盖禮云二名不偏諱言在不稱徵言

徽不稱在是在徽二字單舉之尚在所不諱必其姓與名合斯則諱而不敢稱然亦孝之小節而已矣若以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地乎父名石而子不踐石人尚可能父名地而子不履地人所不能也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大孝達於天下必斬人人皆如已之孝於父母孝子之心斯愉快焉今乃為人之所不能為以為已之孝過於天下人之孝豈孝子之心哉故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輙拜

而積乃今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踐石稱豈非累積之大者乎然積非有心於為此以求名也觀其讀孝經輙淚落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是乃本於天性之自然彼遇石則怵然傷心而思親亦其出於至性有不能自已者而為史者例當守千秋法則之正一字襃貶之公凡不合經常之行雖嘉可刪設惜其湮沒而無聞則自有稗官野史在吾故曰史筆非難史識為尤難而惟脫脫輩之無史識也

漢玉斧款識

漢玉斧一羨七寸有十分寸之七博四寸以為首豊其末加十分寸之二首之厚六分剡其末以為刄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此其遺制歟古者以斧為文義取其斷而以玉為之意温潤之中不失裁制之用耶

讀公羊

余讀公羊至許世子止之事不禁廢書而歎曰嗟乎迂儒失聖人之旨逞强辭之奪而後世方稱其冐足丘明

獨能傳說不亦師心剌謬乎夫許世子之事左傳隱躍其言而穀梁則不過曰即止自責而責之而已耳至夫子高則直引樂正子春之事以證之一則曰聽止也再則曰赦止也且人子之視疾或一藥而愈或數藥而愈或數藥而竟不愈或一藥而竟不愈者有之矣即子春之親豈能常存於世其非進藥而不愈者乎則是千萬世之人盡不能免止之罪抑亦盡將得止之赦也夫逆天之誅聖人何忍慢以罪人而又慢以赦人也止之進

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非啻不盡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於是而蘇轍胡寅之流方且祖其說演義游辭失之愈遠矣

讀荀彧傳

予讀范曄荀彧傳而歎曄之有史材而無史識也夫史材非難史識為難自遷固即已不免此病而何恠乎曄哉盖遷固之失失以駁而未嘗混黒白妄襃貶若曄之稱彧以歸正成仁則何異乎譽盜跖為義而美桓温以

臣王之忠耶善乎劉友益之論或云身為漢臣為操謀畫以贊其業業已成矣甫以正論自詭其無益可知今夫葛之與袁其相去遠矣然必無今日葛而明日頓袁之理以漸使之然也操之移漢成魏其陰謀秘策皆或有以佐之即其沮董昭之議毋亦內慙樊郭外怯孫劉思欲徘徊少待乎而操已不能平至於裴伏完之書為狙詐之計禍生空器卒至飲酖所為進退無據孽由自作耳而曄乃以為崇明王畧紓人於倉卒審如是則仲

連之蹈東海顧乃謂不達時務可乎或之事人不難知而已有顛倒是非如瞱者吾於是歎史識之難得而任好惡為予奪者葢不少矣

讀唐太宗集

予讀唐太宗集見有賜魏徵詩云云注之者曰徵善治酒世所未有信斯言也徵為諂臣太宗不得為令主矣夫太宗三代以下之賢君而魏徵亦有唐之遺直也徵之於太宗知無不言且有不必言而言之者矣醽醁善

醉之物而謂徵自釀以媚君有是理乎夫醽醁媚君封德彛之流或為之徵而知之將痛切諫之而已乃蹈之耶

昔梁王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避席擇言而舉禹疏儀狄之事徵豈不知且徵固欲致其君於禹而已乃自甘儀狄必不然矣或曰太宗納巢剌王妃而徵不能諫則徵毋亦好名茹柔之為而陰有容悅之事或不可知予曰固也夫好名之人激於一時則或能捨死處之順境則不忍忘生閱墻之對徵之能捨死也巢剌妃之佯為不知

徵之不忍忘生也即不進不敗之謬太宗未必致徵於死也而徵何必亟亟為之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且以徵之好名而成太宗之名於無窮者亦已多矣徵豈不知治酒之非美名哉千日之醉奚啻十漸不克終而已乎實有其事其時君若臣亦必不肯公然見之歌詠矣或曰太宗之詩多出於董思恭所為是則不可知也已

讀邶風匏有苦葉第二章

詩傳疏及朱注皆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毛孔固失之
而朱子亦未詳考也夫見於詩書者雄狐綏綏獸也何
嘗不謂之雄牝雞無晨禽也何嘗不謂之牝善乎歐陽
修本義云古語通用無常雉鳴求其牡者興夫人不顧
禮義而從宣公又宋逸齋補傳謂雄當求匹雌不當求
牡斯皆足以喻夫人之犯禮必穿鑿而釋之謂雌雉當
求其雉之雄今乃求其獸之牡以為非禮則禽與獸合
有是禮乎鳥鼠同穴之山雖鳥鼠同穴而各為匹配無

亂羣之事也藉曰禽獸所無而人為之斯禽獸之不如因設烏有之事以刺淫佚則怪亂夫子所不語何刪詩而尚存此章乎且宣姜夷姜論者紛如聚訟而伋朔之事張照已辨之詳兹不複綴余謂讀書當識大意具正見若注疏家片言隻字之訛改不必為之勉强湊泊而反晦正義也

記載

記載之失實雖正史不能免而莫甚於稗野之刺謬彼

以一己之私心設為莫須有之論所惡者雖伯夷之清而不為揚其善所喜者雖盜跖之貪而謬為隱其惡所喜者雖盜跖之貪而曲為稱其善所惡者雖伯夷之清而刻以求其惡夫不揚而謬隱猶可也至於曲稱而刻求則是非顛倒莫可究詰使後人見之愚者固以為必然知者且不能不致疑矣知者致疑將謂正史亦未免如此害天下之公亂聖人之道非稗野之所馴至乎如聞見録龍川志之紀范仲淹富弼論晁仲約之事是已

夫范富二人豈非宋室之名臣哉設如二書所云則是小人之尤而不可入君子之林矣何則仲約之罪或者當時介於可殺不可殺之間二人爭之所為上殿相爭下殿不失和氣者是也今乃曰不可教之手滑然此猶可也至曰吾輩首領皆不保是何言耶豈有忠臣義士預為己地而視人君若三尺之童之理哉使范富具此見是與王安石吕惠卿之流何異其生平立朝出鎮致君澤民之蹟又何能如正史所傳班班可考若彼乎且

二書載仲約以知軍事遇盜不捕乃斂民金帛餌之過境事蹟詳畧互異罪狀則同至龍川志仲約姓姚而言行録引之别作晁又志稱知高郵軍而聞見録作光化郭公傳謅即此可見今𥫗𥬇之萬姓統譜而晁仲約時與官並合是從晁較為有據第其職惟注正奉大夫則其事其人之果否有之固無確據也夫世之隨人是非而無定見者多矣觀此書必且謂范富果有其事仲淹為能先見弼為能服善是教後世為臣者欺其君而盜世

名犯少正夘之誅者有之矣邵伯温吾不惜而獨惜蘇轍尚稱具正知卓識者亦為此卑謬之論豈其未之思乎抑或未曽質諸其兄以為何如乎

準噶爾全部紀略

自古無不誌外夷而實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語不通耶得什一於千百加以魚魯亥豕其堪信者鮮矣兹者平定　準部止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犂駐將軍鎮守事耕牧馬念彼原一大部落不

可無紀故就親詢實事書之亦以便方畧纂叙也準噶爾四衛拉特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是其輝特一部本附庸於都爾伯特後土爾扈特竄歸俄羅斯故别輝特為一部仍稱四衛拉特云衛拉特明史稱為瓦剌其音頗近史所載脫歡太師盖其始祖元亡而其彊臣分為三其渠曰馬哈木者即脫歡之父也脫歡者蒙古準語同為釡今準人語釡為海蘇而蒙古語則仍舊盖準人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

脫歡逮孛汗其世次不可考孛汗背正妻與他婦野合而生子曰烏林台巴鞀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孛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又十一世而傳至賽音諾顏哈喇忽刺是為策妄阿拉布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二人五曰僧格策妄之父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其餘無事無足稱長曰策臣次曰巴圖魯策臣與巴圖魯殺其弟僧格噶爾丹博碩克圖始自藏中回舊部反俗為汗於康熙年間犯塞戰敗走死先是噶爾丹博碩克圖

既殺兄僧格之次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
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逺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
多倫者漢語為七努庫爾者漢語為友盖其患難相共
所謂世臣並赦其子孫七死云及噶爾丹為我兵敗策
妄始還和博克薩里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衆復成
部落并縛噶爾丹子獻闕下遂自據汗位于噶爾丹策
凌噶爾丹策凌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其庶兄喇嘛
達爾扎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之計篡奪

其位達瓦齊者巳圖魯渾台吉之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零敦多卜之孫於策妄為再從姪孫其小策零敦多卜則策妄之祖巳圖魯渾台吉之弟默爾根代青之曾孫其去策妄世派盖已遠矣先是康熙年間噶爾丹博碩克圖拘繫和碩特車臣汗收所屬人衆併入準噶爾鄂拓克其時有和碩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忒地即顧實汗之裔也子二人一名丹衷一名索爾扎丹衷由唐古忒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

為妻後策妄阿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爾查達術即巫蠱事也以兩釜夾丹衷身烙死遂令大策零敦多卜領兵六千襲西藏擒殺拉藏并擄伊子索爾扎我

聖祖仁皇帝

勅諭策妄阿拉布坦不得繹騷唐古忒地並發大兵進勦於是大策零敦多卜擕索爾扎逃回厄魯特藏地復平迨雍正年間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凌欲與唐古忒和好給索爾扎戶十資養並以博托洛克與韋

徵和碩齊為妻其在丹衷處所生子班珠爾給户五資
養彼時博托洛克復有孕未産適韋徵和碩齊後乃生
一子是曰阿睦爾撒納故阿睦爾撒納雖為輝特台吉
實與班珠爾皆丹衷之子噶爾丹策凌死策妄多爾濟
那木扎爾恐索爾扎之子納哈查逃往唐古忒將伊禁
錮至達瓦齊篡立始將納哈查釋放又和碩特羅卜藏
車凌者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達什色布騰為妻噶爾
丹策凌時因羅卜藏車凌率領伊屬萬户欲往土爾扈

特遂遣兵擒獲羅卜藏車凌因之以其妻給韋徵和碩
齊二子交烏魯特鄂拓克宰桑伍巴什安置至青海居
住之羅卜藏丹律於策妄阿拉布坦時逃至準噶爾策
妄阿拉布坦死後羅卜藏車凌羅卜藏丹津二人謀殺
噶爾丹策凌嗣因羅卜藏丹津被拘羅卜藏車凌恐亦
被囚遂欲逃往土爾扈特故雍正年間我
世宗憲皇帝索羅卜藏丹津噶爾丹策凌稱已縛送至
中途聞進兵而止者非詐也盖彼業經拘縶之因故不

靳固而且欲以為奇貨也噶爾丹策凌於丑年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幼其姊鄂蘭巴雅爾同母出也每以善言相勸禁其淫亂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既長遂不受其禁制並聽讒言謂其姊欲效俄羅斯自立為扣肯汗扣肯汗者女人掌國事也遂將鄂蘭巴雅爾拘繫並殺戮多幸桑其後屠狗盜妻之事無所不為益無忌憚鄂蘭巴雅爾之夫薩音伯勒克遂同噶爾丹策凌庶子喇嘛達爾扎攻執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喇嘛達爾扎遂篡汗

位有噶爾丹策凌幼子策旺達什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欲誘出策旺達什立為汗後被喇嘛達爾扎知覺遂殺策旺達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二人慫恿達瓦齊云喇嘛達爾扎既將與爾同讎之達什達瓦（小策零敦多卜之子）殺戮恐禍將及爾於是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三人同逃哈薩克至申年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復回舊游牧處阿睦爾撒納遂殺其兄沙克都爾據其衆復與伊犁喇嘛等合謀殺害喇嘛達爾扎立達瓦齊為汗

其次即阿睦爾撒納用事二人仍屬親厚有達什達瓦姪訥默庫濟爾噶爾者欲與達瓦齊分領準噶爾猝率兵一萬至伊犁與達瓦齊戰達瓦齊敗至僖游牧額米爾處與阿睦爾撒納會因阿睦爾撒納計誘執訥默庫濟爾噶爾誅之準噶爾衆仍立達瓦齊為汗達瓦齊聽伊犁衆宰桑言與阿睦爾撒納生隙阿睦爾撒納本垂涎汗位既失望遂與班珠爾納哈查及都爾伯特訥默庫等會同哈薩克將額米爾一帶住牧者肆行擄掠且

耕種額爾齊斯為自固計達瓦齊凡三遣兵剿阿睦爾撒納皆不克其後自領兵三萬至阿睦爾撒納游牧之額爾齊斯蹙之阿睦爾撒納勢不敵始投誠來歸此準噶爾始終構亂所由也至準噶爾鄂拓克昂吉之名各異者鄂拓克為其汗之部屬昂吉為各台吉之戶下舊鄂拓克凡十有二烏魯特有四宰桑人五千戶為一鄂拓克喀拉沁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為一鄂拓克額爾克騰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為一鄂拓克克里野特有二宰桑

人六千户為一鄂拓克卓托魯克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布庫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阿巳噶斯哈丹各有一宰桑共人四千户為一鄂拓克鄂畢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鄂羅岱有二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多果魯特有一宰桑人四千户為一鄂拓克霍爾博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綽和爾有一宰桑人三千户為一鄂拓克其後復立鄂拓克十有二巳爾達木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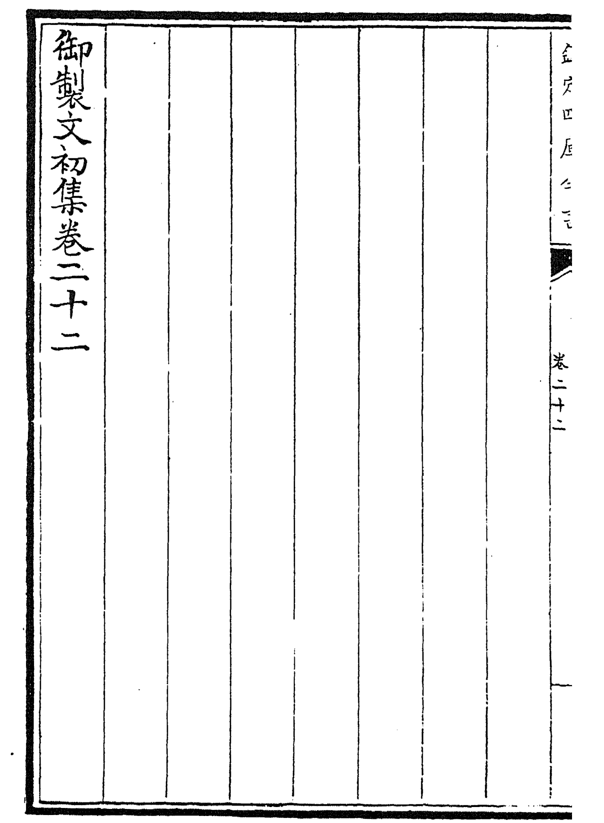
為一鄂拓克庫圖齊納爾有五宰桑人四千戸為一鄂拓克噶爾襍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戸為一鄂拓克沙拉斯有二宰桑人三千戸為一鄂拓克嗎虎斯有一宰桑人五千戸為一鄂拓克布庫努特有一宰桑人二千戸圖古特有一宰桑人五百戸為一鄂拓克烏拉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戸為一鄂拓克阿爾闥沁有一宰桑人五百戸為一鄂拓克扎哈沁有三宰桑人二千戸包沁有三宰桑人一千戸為一鄂拓克奇爾吉斯有四宰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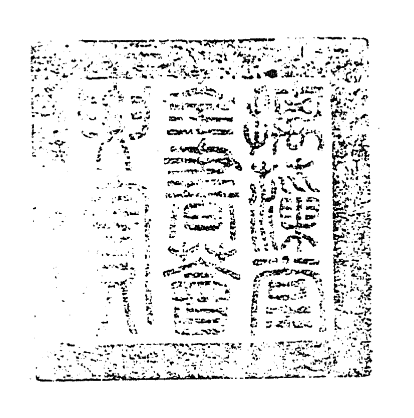
四千戶為一鄂拓克特楞古特有四宰桑人四千戶鄂爾楚克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烏爾罕濟蘭有一宰桑人八百戶為一鄂拓克明阿特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復有五集賽阿克把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戶賚嗎里木集賽杜爾把集賽推素隆集賽伊克胡拉爾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其後復立集賽四温都遜集賽善披領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桑堆集賽品陳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戶此

九集賽辦理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共六十二宰桑二十四鄂拓克一切供賦俱其汗公物其外復取烏梁海及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其二十一昂吉為各台吉所有而統屬於準噶爾之汗昂吉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羅斯部之達瓦齊一昂吉達什達瓦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噶爾藏多爾濟一昂吉訥默庫濟爾噶爾一昂吉鄂齊爾伍巴什一昂吉都爾伯特之策凌一昂吉達什一昂吉伯

什阿哈什一昂吉和碩特之沙克都爾曼濟一昂吉輝特之塔爾巴哈沁薩音伯勒克一昂吉和通額默根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昂吉棐克明安巴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巴圖爾額默根一昂吉察罕圖克阿睦爾撒納一昂吉博洛果特台吉諾海奇齊克一昂吉土爾扈特台吉巴圖爾伍巴什一昂吉吞都布一昂吉共二十一向於西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為其汗公屬者盖考之而未詳茲始詳詢縷細如右然

各台吉雖分領其昂吉凡出師執役無不聽其汗之令則初所譯者亦未為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賽及各台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成一部落者百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吾於紀準噶爾之事益見其不爽賈生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雖夷狄之有君豈能外是道哉


御製文初集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温之誠